

三年四月十一日，第七至第九頁。

註③辛雅夫斯基名Abram Tertz 所寫的兩部書——「審判開始」(The Trial Begins)及「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On Socialist Realism)——於一九五九年在巴黎出版，轟動西方。到一九六六年被判刑入獄，五年半後獲釋。據今年六月一日報導，辛氏已獲准離境，是近年來非猶太人中被允出境的最有名望人物。

註④阿瑪里克爲一青年歷史學家，因在西方出版「非出於本意的西伯利亞之旅」(Involuntary Journey to Siberia)及「蘇聯將存在至一九八四

年嗎？」(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二書，於一九七〇年被判刑入獄。到今年服刑期滿，却於釋放前，又判三年，繼續服刑。

註⑤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第七版，及十二月三十一廿四日第二版。

註⑥根據布里茲涅夫演講英譯版，載莫斯科「新時代」週刊，一九七三年一月，第一期，第十六頁。

註⑦作者署名爲Daniel F. Kravinov，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三年六月四日，第三版，Theodore Shabad 自莫斯科報導。

## 克里米亞俄共集團「友誼會晤」

畢英賢

七月三十與三十一日，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糾集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齊夫可夫、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一書記、德意志社會主義統一黨第一書記洪立克、僞蒙「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澤登巴爾、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吉瑞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捷克斯拉伐克共產黨總書記胡薩克等於俄境黑海濱的克里米亞會晤。會後於八月一日發表基本文件。參加會晤者各自報告其黨的生活與活動，以及本國社會建設的發展情況；會晤者並共同檢討了共產集團內各國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之合作問題，並對當前國際問題廣泛地交換意見。

參加會晤者全是俄共集團國家的共黨頭子，也就是那些國家的實際主宰者，因此這種會晤雖然在渡假勝地於渡假期間內有意識地湊合而成，但其意義與其影響決不像其時間與空間背景那麼輕鬆，應予嚴肅地加以探討。

### 俄共控制東歐附庸的樞紐

無論歷史的條件發生什麼變化，無論國際政治舞台演變到什麼地步，在蘇俄共黨，其鞏固現有勢力範圍並求向外擴張之目的現在和未來都不會改變。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內，蘇俄共黨對東歐共產集團控制手段與態度也起了

相應的變化。史達林的鐵腕手段與老子作風、黑魯雪夫的凡事武斷與老大哥姿態，以及布里茲涅夫的平易可近與兄弟論交等等，部分也許由於俄共頭子的性格使然，但是極大部分却是基於客觀的形勢。儘管布里茲涅夫裝出一臉笑容，而當捷克斯拉伐克人民爭取自由運動高漲之時，他却使用了史達林很少使用而黑魯雪夫曾用之於匈牙利的暴力手段。套用共產黨常用的字彙可以名之，蘇俄共黨對東歐的控制祇是「形式」上起了變化，「本質」不變。

蘇俄控制東歐集團的幾個樞紐不但沒有萎縮，而且有業已強化。在軍事上，蘇俄控制東歐集團的樞紐是華沙公約組織聯合武裝力量最高司令部，其總司令及參謀長等職一向由蘇俄軍官擔任，其他重要關鍵職務亦在蘇俄掌握之中。俄軍在華沙公約組織之下設有四個軍事總部：設於波蘭的北方集團軍司令部，設於匈牙利的南方集團軍司令部，設於東德的蘇俄駐德集團軍總司令部，以及設於捷克斯拉伐克的中央集團軍司令部。在這些國家，蘇俄除駐有三十多個陸軍師外，尚有戰術空軍①。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軍事干涉捷克斯拉伐克就是打着華沙公約的旗子。

在經濟上，蘇俄控制東歐附庸國家的樞紐是經濟互助委員會。一九七一年七月經互會召開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所謂「進一步加深、完善經互會

成員國之社會主義經濟整體化之合作與發展綜合綱領」，俄共誇稱整體化綱領之實現將使經互會會員國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國際勞動分工」的優越性，而且將更加堅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統一與合作」②。按照俄共的理想，在經濟整體化的分工原則下，東歐各附庸的經濟與工業發展將成爲俄共集團的總經濟體系的一部分，無法脫離俄共控制而獨立生存。

在思想上與政治上，蘇俄係通過對各附庸共黨之控制而進行的。對俄共而言，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控制樞紐，因此其方式也是多樣化的。直接控制各國黨魁是其主要方式之一。而像克里米亞這種會晤，就是這種方式的具體表現之一。

## 克里米亞友誼會晤的過去

蘇俄的機關刊物說，近年來除了華沙公約政治協商委員會與經互會執行委員會議外，又出現了「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共產黨與工人黨領導人的會晤」③。這種會晤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一九七二年七月舉行過，今年七月底再予舉行。從連續三年的事跡看來，這種會晤似乎已成爲一個傳統，一種特殊的「團結」方式，與前述兩種組織的會議鼎足而立。在這種會晤中，各共黨頭目就其本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建設進程、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國家間之全面合作」交換意見，並討論對外關係之實際問題等。

一九七一年的「友誼會晤」係八月二日召開，參加者有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僞蒙、波蘭、捷克斯拉伐克及蘇俄等各共黨頭子，羅馬尼亞共黨頭子未曾參加。這次會晤中，與會共黨頭子們對經互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所通過之整體化綜合綱領表示滿意，並強調俄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並爲「其他共黨所支持的和平綱領的重要性與團結反帝、反左右傾冒險主義鬥爭的歷史意義」。按照俄共所發表的關於這次會議的基本文件，他們在交換意見時，特別重視加強「歐洲安全」的有關問題，認爲「召開全歐會議、批准蘇俄西德條約及波蘭西德條約、解決柏林問題、廢棄慕尼黑協定、裁減歐洲軍備與軍力」等將是「歐洲永久和平的重要里程碑」。共黨頭子們並借機「譴責蘇丹當局對共黨的非法蠻橫行爲」④。

一九七一年七月間美國總統尼克森突然宣佈將訪問與美國相互敵視、沒有邦交的中共偽政權，舉世輿論特別注意俄共之反應與活動。因此，有人認

克里米亞俄共集團「友誼會晤」

爲克里米亞會晤重點之一。是討論匪美關係之發展與反制措施。

一九七一年夏，傳說周匪恩來將訪問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同時，羅共頭子齊奧塞斯庫未參加這個會晤，因此，有人認爲，在會議中曾討論對付羅馬尼亞的獨行其是的立場。這種度測至今尚未獲得證明，不過至此之後，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三年羅馬尼亞共黨頭子都參加了克里米亞的「友誼會晤」。一九七一年，齊奧塞斯庫未參加「友誼會晤」，是由於未曾接獲「渡假邀請」抑或拒絕邀請，至今也是一個謎。概言之，此次會晤對外在表明俄共集團的方針一致，對內則加強對俄共之向心力。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這種形式的友誼會晤再度舉行，此次羅共頭子首次參加。會後，發表簡短的基本文件，說明會議的目的。俄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於八月六日發佈批准此次會晤成果的命令。對會晤的內容作出較詳細的透露⑤。

俄共中央表示，這一會晤是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加強團結與相互影響的一個新的重大步驟，並完全批准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所率領俄共代表團的一切活動。在會晤中，所討論的題目與一九七一年會晤時所討論者，其性質相似，此處略而不贅。

一九七二年五月間美國總統訪問了莫斯科，在國際上東西和解氣氛瀰漫。俄共在析述克里米亞「友誼會晤」之際，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堅決地與一貫地執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之和平共存」政策，蘇俄也就是以這種立場對待美蘇高層會談。然而，社會主義國家「深切了解，在這一重大事務上的成就，一點也不意味着意識形態鬥爭的弱化。相反的，應當準備面對這一事實，那就是，這一鬥爭將會強化，將是兩個社會制度敵對的、更加尖銳的形式⑥。」

## 今年的克里米亞會晤

今年七月三十與三十一日，俄共集團共黨頭目又舉行了「友誼會晤」。就會晤的表現看來，與以往有幾點不同：(一)此次會晤連續兩日，以往祇有一日；(二)此次會晤所發表的基本文件較以往者詳細；(三)在此次基本文件中，未註明「在渡假中」字樣；(四)會晤之後，俄共集團機關刊物對此擴大宣傳遠勝往昔，尤以蘇俄爲然。這幾點至少可證明一點，今年的克里米亞「友誼會晤

「較以往更正式、更重要。一九七一年的「友誼會晤」也許是一個發明，一九七二年的「友誼會晤」是一個試驗，而今年似乎趨向定型與傳統。」

這次克里米亞會晤頗似俄共集團對外政策成功的慶功宴。在基本文件中與會共黨頭目共同指出，自從一九七二年七月克里米亞會晤以來，在實行華沙公約政治協商會宣言、各兄弟黨代表大會之決議以及俄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之和平綱領所提出之對外政策目標方面，「獲致了重大的成就」。越戰停止了，東德獲得了國際上的承認，西德與捷克斯拉伐克之間的關係得以調整，古巴的國際地位加強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有了「好的開始」，對自由世界而言，這確實是一張觸目驚心的清單。共黨頭目却一致說，這些反映出社會主義大家庭「愛好和平政策」影響力的上升，反言之，就是「資本主義」世界影響力的下降。他們認為，「兄弟黨」頭目的會晤對這些成就起了重大作用⑦。

茲將此次克里米亞「友誼會晤」基本文件所言要點摘錄於後：

一、俄共總書記報告俄共中央對外的活動，以及關於他本人對美、西德、法之訪問；各國共黨頭目稱讚俄共之對外政策與布某的功績。

二、對世界局勢的總結：世界情況已發生積極有意義之變化；和平共存原則廣被接受、兩個陣營經濟相互連繫業已開展、鞏固世界和平與安全有了美好前景。

三、與會共黨頭目一致決定準備促進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成功，主張召開高層會議。

四、與會共黨國家贊成：開展歐洲國家間沒有歧視的與平等的、大批的與長期的經濟連繫；各國社會間的廣泛與多樣化的接觸；鼓勵觀光與體育連繫；發展文化連繫與文藝珍品之交換，以鞏固和平與人民間之相互了解。

五、與會共產國家對今年十月舉行的維也納中歐縮減軍備與軍力的談判極為重視。

六、重申對北越與越共立場的支援，以及解決中東問題原有的立場。

七、目前仍存在着「阻止國際緩和」冷戰勢力，對此一勢力之政策應經常保持警覺。

八、社會主義國家所執行的是「原則的、階級性的對外政策」。在該文件中，有幾個為一般人們所感興趣的問題未曾提到，例如「亞洲

集體安全體系」問題、對匪關係問題等。俄共似乎對該文件也有言有未盡之感，因此俄共刊物（東歐與與會附庸刊物亦然）為該文件作出了歷時較久、為數頗豐的宣傳與闡述。八月七日，俄共「真理報」以亞歷山大諾夫之名發表一篇長篇論文，評述克里米亞會晤。據說，亞歷山大諾夫是一個筆名，並非實有其人，它表示該論文是由俄共中央委員會高階層所撰寫者⑧。這篇文章把克里米亞會晤譽為兄弟黨在執行國家與國際任務時配合力量的特殊方式，它「已成爲一個傳統」。同時，對很多當今國際上的實際問題，表達了俄共集團或是俄共的看法與態度。自然，也包含了前述的兩個問題。

關於亞洲集體安全，亞歷山大諾夫說，蘇俄與其他共產國家儘力使國際緊張緩和成爲全球性質，因此亞洲集體安全含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他說，創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事並不簡單。此外，「在亞洲有一種勢力，想在個別亞洲國家關係間維持相互疏遠與不信任的氣氛」⑨。

該文利用了較大幅對中共作了綜合性的評述。文章認為，中共領導人的政策依然與社會主義國家所相互協議的活動極不協和，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政策目的並未變更，祇是執行這個政策的形式與方法有了改變。「在歐洲，北平力圖反對社會主義國家關於加強安全的一切政策，想在反蘇的基礎上與共同市場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勾結。」中共宣傳「兩個超級大國」理論乃是在國際政治中「放棄階級原則」與「完全背離馬列主義」，其目的在掩護中共在「第三世界」爭取領導權的企圖。同時，亞歷山大諾夫指控中共違反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及一九六九年世界各共黨集體策定的「反帝、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鬥爭綱領」。（按：共匪並未參加一九六九年的世共大會。）不過，蘇俄共黨仍舊願與中共在和平共存的基礎上尋求關係正常化⑩。

## 俄共控制東歐所面臨的問題

在俄共的對外政策與外交活動中，主要矛盾之一乃是它一方面欲同西方在「和平共存原則」下大搞和解與擴大接觸，另一方面又畏懼此舉勢將使其對東歐集團控制爲之鬆弛。可以說，克里米亞「友誼會晤」就是在這一情況下所形成的與繼續的。因此，亞歷山大諾夫在「真理報」的論文中特別提出（或許俄共頭子在「友誼會晤」中亦然），「帝國主義反動派」現在與將來都在儘力「弱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它現在與未來都在力圖影響這一個

或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方針與發展的一般性質以利它自己的目的。」俄共警告其他共黨國家說，西方爲了上述目的，才開始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接觸、經濟影響與各式各樣的思想滲透」①。

事實上，俄共的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

在當今國際政治上流行一個名詞，那就是「芬蘭化」。芬蘭是蘇俄西北境的一個小國，也是一個自由經濟與政治民主的國家，但是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則緊緊地追隨着蘇俄。據一些政論家認爲，蘇俄對西歐一些國家的近期目標就是如此。而西歐國家，無論是親美國或是中立者，在心理上都不喜歡這一套。

在東歐集團中，恰恰相反，「芬蘭化」正是它們追求的目標。

在東歐附庸集團中，最重大的政治運動是爭取獨立，不依附蘇俄。如今，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皆是第二次大戰之後新起的一代，與那些依靠蘇俄坦克獲得政權者不同。他們幾乎懷有一個共同的願望，能够更多地脫離蘇俄的影響，獲得較多經濟、政治與軍事的獨立，能够講自己的話，不僅是一個傳聲筒而已。同時，他們却不敢積極行動以免觸怒蘇俄，因爲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拉伐克的事件與教訓仍舊在他們的記憶之中。

莫斯科從未放棄干涉其他共產附庸國家的權利。爲此，俄共曾發明了一種「有限主權論」以作爲其干涉附庸的理論基礎。在七月初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第一階段會議」中，俄外長葛羅米柯在會上提出「歐洲安全基礎和歐洲國家關係原則總宣言」草案，其中有「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他國主權和不干涉他國事務」之類的動人語句。七月四日蘇俄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弗·梭芬斯基在赫爾辛基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上有人問他，這項「總宣言」是否排除像一九六八年蘇俄侵入捷克斯拉伐克那樣的行動？梭芬斯基說：「關於捷克斯拉伐克，並不是干涉內政，而是捷克斯拉伐克政府要求予以協助。將來仍然是這樣。」顯然，蘇俄明確地保留了它進行另一次捷克斯拉伐克式入侵的權利。

因此，東歐國家深知，必須緩緩地、耐心地前進，如果可能，先爭得一些獨立的象徵也好。所以，「芬蘭化」是它們的理想目標。事實上，在目前的國際氣候中，克里姆林宮不得不讓東歐共黨領導人在國內經濟和文化事務方面以及最近在對外貿易方面有更多的回旋餘地，以利於他們獲得本國人民

的支持。但是，每一個東歐國家的領導都是在小心謹慎地行事，杜布欽克是一個前車之鑑。

在東歐人民中，很多人雖然表示感謝蘇俄打敗納粹分子，但是他們也同樣地表露他們的另一個心情，即蘇俄也是他們當今必須與之鬥爭的一個國家。反俄情緒從各種不同的方面流露出來。

## 結束語

克里米亞的「友誼會晤」有其象徵性的意義，即東歐親俄集團加上僞蒙仍在相當程度上保持着「團結一致」；也有其實質的意義，即統一與協調俄共集團內各國政策與施行政策之方法與方式。無論在那種情形中，俄共都是龍頭；而俄共頭子個人威望，如果不是個人權力，也有了上昇的趨勢。近來，不僅俄共的文件中頻頻嘉許布里茲涅夫之功績，在今年的克里米亞「友誼會晤」的基本文件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腔調。

此外，看過這次俄共所主持的「友誼會晤」有關文件之後，人們至少可以獲得以下所列較明顯的啓示：

一、在東歐國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國際事務中仍是蘇俄的追隨者與贊同者。

二、在共產黨人眼中，世界情勢已發生了對他們有利的變化；反過來看，就是對自由世界不利。

三、俄共集團仍大事宣揚和平共存政策，因爲它已收到效果。

四、俄共集團了解，有些國家與共產集團接觸乃是別具用心，已提高了警覺。西方國家若仍想利用和平共存對共黨國家用謀應該特別小心。

五、共產集團一再重申，不放棄階級性的對外政策與意識形態鬥爭。易言之，共產黨仍未放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就整個世界來看，共產集團儘管在其內部有各種衝突，但與自由世界相比，是比較團結一致的。這一點值得自由世界人士警惕。

註①「東西軍事力量對比」（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國際戰略研究所，蘇俄部分。

註②俄「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

註③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

- 註④俄「真理報」，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註⑤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  
註⑥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  
註⑦「友誼會晤」文件，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  
註⑧巴黎「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

## 蘇俄開發西伯利亞近況

張均然

### 一 前言

西伯利亞之範圍為東從太平洋分水嶺之山脈，西至烏拉山 (Urals)，南起哈薩克斯坦大草原 (the steppes of Kazakhstan)，北止北冰洋 (Arctic Ocean)。西伯利亞之面積約一千萬平方公里，比美國整個領土要大。

這一遼闊之地滿佈着松林 (taiga) 與沼澤，加上惡劣之氣候：冬季漫長，氣溫常在華氏零下五十度左右，常有暴風雪；夏季悶熱，蚊蟲亂飛。這一地帶向來人煙稀少，沙皇時代為放逐之地，即使時至今日，蘇俄一般人民皆不願前往。高爾基 (Maxim Gorky) 曾稱它為「死亡與囚禁之地」。不過西伯利亞蘊藏大量礦物資源，另有鄂畢河 (Ob R.)、葉尼塞河 (Yenisei R.)、勒那河 (Lena R.)、安加拉河 (Angara R.) 等流經其間，水力資源豐富。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蘇俄陸續發現秋門地區 (Tyumen region) 油田與雅庫次克 (Yakutsk) 天然氣後，西伯利亞成為蘇俄更具重要性之經濟區。十八世紀俄國科學家羅莫諾索夫 (Mikhail Lomonosov) 曾預言西伯利亞最後將成為俄國力量之泉源。

回顧沙皇時代，西伯利亞之開發，主要係依靠「充軍犯」，史達林時期與黑魯曉夫初期，西伯利亞之建設，亦以集中營之奴工為主力。後來據稱蘇俄會以強制手段大批移民，惟人力不足，仍舊是蘇俄開發西伯利亞最大障礙之一。

註⑨亞歷山大諾夫，「為了和平與社會主義利益」，俄「真理報」，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第四頁。

註⑩同前，第五頁。

註⑪同前，第四頁。

蘇俄開發西伯利亞之主要時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時它是蘇俄工業的避難所，再過來就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

西伯利亞的每年生產成長率約八%，比整個蘇俄的生產平均成長率要好。但是西伯利亞的經濟學家已覺察到西伯利亞所建立的是比較舊式的基礎工業如煤、鐵、鋼、木材與水電工業，而歐俄地區正推向現代化方面，如電子、合成化學、電子計算機與精確儀器。

西伯利亞鐵礦之存量比美、英、法之聯合存量還大。西伯利亞之天然氣貯藏據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其貯藏量大於美國之存量。最近十幾年來在秋門地區 (Tyumen region) 發現的油田也是蘇俄最大的。此外，蘇俄在北極圈內之諾利爾斯克 (Norilsk) 建立一個提煉銅鎳與白金的礦物工業綜合廠。西伯利亞擁有蘇俄百分之六十的木材 (森林有白楊與落葉松等，佔西伯利亞土地的七百萬平方公里)，百分之六十的煤存量與百分之八十的水力資源，在雅庫特地區 (Yakut region) 與遠東地區有大的黃金與鑽石礦場，另外在其他地方有稀金屬如白金、鉬與鎢。

由於水力資源豐富，利於建立水力發電廠。蘇俄在西伯利亞之主要發電廠計有：布拉次克 (Bratsk) 發電廠、克拉斯諾雅斯克 (Krasnoyarsk) 發電廠、一座建在鄂畢河 (Ob R.) 旁的新西伯利亞 (Novosibirsk) 發電廠、一座建立在伊爾庫次克 (Irkutsk) 附近從貝加爾湖到安加拉河 (Angara R.) 的出口與一座建立在烏斯德——伊林姆 (Ust-Ilim) 附近。

蘇俄整個水能量的三分之一，據說在以下三條西伯利亞的河流：安加拉河、葉尼塞河 (Yenisei R.) 與勒那河 (Lena R.)。布拉次克發電廠一